

花谢花飞花满天，
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
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
愁绪满怀无释处，
手把花锄出绣闱，
忍踏落花来复去。

LINDAIYUHEBEIJINGWANG

——
红楼梦外的故事

林黛玉和北静王

妙水
三嫵



《红楼梦》第十六回林黛玉葬花
归来，宝玉折花簪玉可睡香半转醒
黛玉说：“什么真男人拿过
的！我不要他。”随掷而不取。

作者妖妙三水，旅美华人，该小说为她浸淫于红楼梦人物研究十余载精心创作而成。

作者郑重承诺：每售出一本书，将向中国希望工程基金会捐款0.5元，以完成将来让中国每个孩子都能读到《红楼梦》原著的心愿。

(具体捐赠事宜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和北京有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代为实施。)

ISBN 978-7-5317-2280-9



9 787531 722809 >

定价：24.80元

LINDAIYUHEBEIJINGWANG

林黛玉和北静王

妙水
三



北方文艺出版社

05388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黛玉和北静王 / 妩妙三水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5317 - 2280 - 9

I. 林… II. 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8538 号

林黛玉和北静王

作 者 / 妩妙三水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王佳欢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4 层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 710 × 100/16 开

印 张 / 16

字 数 / 200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4.80 元

书 号 / ISBN 978 - 7 - 5317 - 2280 - 9

一、惊 变	1
二、玉 舍	7
三、芳 祭	17
四、水 莹	21
五、听 琴	25
六、欲 绝	29
七、玉 成	33
八、桃 劫	37
九、周 折	41
十、沧 桑	44
十一、莲 心	48
十二、日 暮	52
十三、李 僵	56
十四、百 合	60
十五、重 锦	64
十六、香 串	68
十七、钗 环	72
十八、宝 刀	76
十九、衷 情	80
二十、慕 雅	84
二十一、珠 兰	88
二十二、出 征	92
二十三、绣 鞍	97
二十四、暗 箭	101
二十五、朱 紫	105
二十六、统 万	109
二十七、闻 讯	113
二十八、血 誓	118
二十九、时 光	123
三十、故 影	128

三十一、掩藏	133
三十二、惹意	138
三十三、困穷	142
三十四、乚见	146
三十五、烟雨	150
三十六、朝局	156
三十七、知音	160
三十八、对词	164
三十九、唱和	169
四十、爱意	173
四十一、庆典	177
四十二、相见	181
四十三、祝辰	185
四十四、看戏	189
四十五、告别	194
四十六、出家	198
四十七、雪埋	202
四十八、语痴	207
四十九、问鼎	211
五十、韶华	215
五十一、缘分	219
五十二、相约	223
五十三、旧忆	228
五十四、定夺	232
五十五、惊梦	236
五十六、大荒	240
五十七、羽化	244
后记	249

一、惊变

那时黛玉腕了香囊，独自荷了花锄，扯着扫花帚，往沁芳闸桥边来。一路蜿蜒，走得却有些累了，便在那路边的青白石上坐下歇息。没过多久，只听得一阵狂乱的呼叫声由北而来。一时间，丫头婆子们像没了头的苍蝇一般，影影绰绰地奔跑过来，后面跟了一大堆黄衣都侍卫，像捉小鸡般个个拿下了。

黛玉的手拿不住花锄，豁朗一声掉在石上，立时有个黄衣侍卫伸了脖子往这边望来。她不由心乱如麻：这是怎么了？说话间就来抄家了吗？

早在宝哥哥和宝姐姐成亲那天，黛玉便起意，准备回苏州去。不想老祖宗的身子却如风中残烛，转眼就在弥留之际了。

若不是前些日子紫鹃发狠，说了些教自己惊心的话，黛玉已准备让自己病死在潇湘馆了。忠肝义胆的紫鹃道破了贾家人对黛玉的心思：不只是林家无财无势，更因黛玉多年是个病秧子，心眼又小，贾母担心宝玉若娶了黛玉，恐怕将来连子嗣也不会有。

“姑娘若真把自己弄死倒也罢了，那宝玉还什么也不知道，可姑娘却是白白死了，没人心疼。只怕往后坟前连个烧纸的人也没有，姑娘前脚死，我后脚也会随姑娘去。”紫鹃这些话把黛玉从赴死的念头里拉了出来。黛玉觉得，自己绝不能以这样的凄惨面目，去见已死去的父亲和母亲。

黛玉心生悲怆，以后的日子，渐次地身心都坚强起来。她把自己在这里几年的心血，至此已作了了断。

临行前去见贾母的时候，她看到盛装的宝玉宝钗作为至亲的孙子和孙

媳跪在床前，宝钗一声声地呼唤着老祖宗，宝玉却傻傻地戳在地上，似乎人和心都已去了远方，凤姐儿则一叠声地差遣着众人忙乱地侍奉着。黛玉只得悄悄地退出来，和紫鹃回潇湘馆的路上，两个人都忍不住洒下泪来。

老太太是不行了，不如行完孝再回去吧。再说紫鹃也要在这几天辞别家亲，两头里忙个不停。黛玉已经没什么可带的了，只是挂念那些刚盛开便飘落的鲜花儿，她要收集一些干净的带到南边家里去，总强过“污淖陷渠沟”。

可就是这当儿，抄家的旨意却突然下来了。

黛玉将身子悄悄地往花丛树影中隐去。虽则如此，带刺儿的玫瑰花枝还是把她那月白衫子挂破了一道口子，手臂上殷殷现出一丝血迹来。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躲过这一劫，但心中却极是懊悔没有在前一天提早出府去。

幸好没有人往这边来。等那些人走远了，黛玉便匆忙赶回潇湘馆。快到门口的时候，就听得里面人声吵嚷，黛玉立即停了脚步，闪身往路边的湖石后躲了，握着锦囊的手兀自颤抖起来。

只听得里面有人粗声嚷道：“林黛玉林姑娘到哪里去了？”又听得雪雁颤抖着嗓子低声说：“林姑娘，她，她……可能到沁芳闸桥边去了。”

那人便大声斥问：“沁芳闸桥在哪儿？”当即有数人冲出门，刮风一般而去。

此刻黛玉方扶着墙根虚弱地站起来，四顾茫然，少不得咬着碎牙往屋里来。雪雁见了她，手捂住嘴，正待说话，黛玉却把手一摆。进得里间，站在炕沿边，一时却想不起要拿什么，便扶着炕沿缓缓地坐下了。

雪雁诧异道：“姑娘，你还坐得下？咱们快逃吧。”黛玉静静坐着，不吭声。逃，往哪里逃？莫说这府里四下围得像铁桶一般，就是不围着，侯一人深似海，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知，连个偏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再说，那些知道出路在哪儿的粗使婆子们竟一个也不见了，或是叫人一并逮走了也说不定。

黛玉问：“紫鹃哪儿去了？”雪雁带着哭腔答道：“姐姐说是回家取样东西，一会儿就回来，可是都这会子了，还不见她，只怕——”

紫鹃会到哪儿去，黛玉也不及多想了，她站起来，吩咐雪雁道：“把咱们

家穿的衣裳包起两套，银子钗环也包起来。”说着自己也动手，把平日写的那些字画找出来，正待找火引子烧了，外面却又吵嚷起来。黛玉听了，也不做声，从平日做针线的筐子里拿出把小银剪刀贴身藏了，然后抱着书画坐下来。

只见紫鹃被人推搡着进了屋，刚见到黛玉，就哇地哭出声来。

一时间，外面站满了黄衣都侍卫，像围住了寻找已久的珍贵猎物。

一个都尉官模样的人近得前来，上下打量着黛玉，问道：“你就是林黛玉？”

黛玉不答，把脸别向炕里，不让那粗野的家伙看到自己的脸。那人嘿嘿笑着，伸手就要扯开黛玉手上的画轴，让黛玉大惊失色，亏得紫鹃奋不顾身，往前一扑挡住那都尉官。那都尉官骂了一声，扬手就要打。

这时，却有人在窗外厉声呵斥，只见一个身穿锦衣的人快步走了进来。那要撒野的都尉官见了，忙叉手向下，唱了个喏。那锦衣人咬牙说：“你是谁家的？竟敢对林姑娘如此无礼？还不快滚！你去告诉你主子怎么回事，以后若再敢放肆，就摸摸你们颈子上有几颗脑袋！”都尉官连连应声，低着头领人去了。

紫鹃跪下哭道：“老爷，我家姑娘不是这家里的人，只是寄住在这里，这几日就等老太太归了西，行完孝，便回苏州老家去了。你且高抬贵手，饶过我们吧。”

那人微笑道：“这话可不该和我说，我只带人去，你见了上面，再跟他说吧。”说着就闪身一旁，等黛玉自己走出去。

黛玉无法，抿唇站起来，身子却挣不住索索颤抖起来，紫鹃赶紧上前搀住，扯了件雪青撒花的大衣给黛玉披上，雪雁抱着两个包袱，傻傻地跟在后面。三个人便出了潇湘馆，随着那锦衣人，身后又跟了一队黄衣都侍卫，一行人逶迤往前面来。正这时，黛玉奶娘王嬷嬷倒腾着小脚也跟了来。

黛玉犹自抱着几幅画轴半遮住脸，但她的身影袅袅娜娜，娉娉婷婷，一众士兵如见天仙裹云而至，分不清自己是在画中还是在天上。

移出园子，至前堂，只见荣国府里大小主子奴才已分成男女两队，男的都戴上了枷锁镣铐，女人们也全用绳索连成串儿。

众人中，宝钗身着大红婚服，搀着薛姨妈，薛姨妈似乎站立不稳，哆嗦

成一团；凤姐也不见了那要强的模样，虚弱地扶着平儿的肩头，身旁的巧姐儿则低声啼哭着；邢夫人目光呆滞，瘫坐于地，贾赦的七八个妾和丫头们也不管她，各自擦泪。袭人、麝月那些不是家生的丫头被单独圈在一边，只不见贾母、王夫人和鸳鸯等。

黛玉透过画轴的缝隙也看到了宝玉，只见他目光呆滞，面如黄纸，身上衣饰被扯得七零八落，头发散乱，发上那四颗大珠子，已经只剩得一颗。黛玉心像被谁揪了一下，眼泪就如断了线的珠串儿一般落下来。

众人的眼睛都望向黛玉而来。这些面和心不和的亲戚们，平日里只维护着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内心里各自拨拉着小算盘珠子，出了事便成了乌眼鸡，谁也顾不得谁了。当这大厦将倾之时，恐怕是覆巢之下难有完卵了。

这当儿就有人呵斥着要众人快走，紫鹃扶住黛玉，正要往女人堆里挤去，那锦衣人却伸手拦住，要她们往另一边去。

黛玉暗自横下一条心：今几个若被羞辱，那把小银剪刀便是结果自己性命的利器了。

女人们全被关至荣府的下人房里，时时刻刻都有人在大声啼哭。男人们包括主子奴才都被捆绑起来，在院子里瑟瑟地候着。黛玉却是毫发无损，被请到荣禧堂里坐下。

不一会儿，就听得有很多人呼呼啦啦地跑来跑去，低声道：“来了来了。”黛玉不知是谁，仍旧抱着她的画轴，却再也没人夺她的东西，紫鹃贴身站在后面，雪雁则重重地喘息着，而王嬷嬷吓得几乎站立不住。

待众多黄衣侍卫成二列次第排好了，就听得一阵脚步声由远而来，中途停顿了一下，只剩一个人疾步的声音，多人都被阻于堂外。那人跨进门槛，就在堂前站住了。

只听得呼啦啦一片，屋里的人都跪下了，身后的紫鹃也和雪雁、王嬷嬷也一起跪下。黛玉不明就里，懵懂中却站了起来，抱紧画轴，心里如揣了一只小兔。

她好奇之下，展眼从画轴缝隙间望去，只见一人俊朗挺直，头戴洁白簪缨银翅王帽，身穿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锦带，面似莹玉，漆目如星，剑眉微扬，唇角含笑，直往黛玉望来。

黛玉看出他是个王爷身份，婉然跪下，轻声道：“民女林黛玉给王爷请

安。”却不知此人正是她当初在宝玉面前骂为“臭男人”的北静王。

腿虽跪下，身却直立，但见她秀发如云，钗环摇曳，神色凝重，自是一副娇弱却不容侵犯的清秀模样。

那北静王水溶急忙趋向前来，伸手虚扶了一下道：“请起请起，不必多礼。”

黛玉没有起身。北静王愣了一下，招手让紫鹃起来扶她。

北静王道：“大家都知道你乃借居此地，不比这府里犯官的人等。我知你父亲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曾钦点为巡盐御史。你祖上袭过列侯四代，你父亲科第出身，既是钟鼎之家，亦是书香之族。今日这里的事和你无关，你清白无辜，不同于他们这些人，也不该为难你。”

黛玉站起身，此时才明白原来他或许是父亲的故交，不过看他这样年轻，以父亲的秉性也难于和这样位高权重之人有来往。或许父亲生前曾与他的父辈有过曲折的交情，但自己在南边的时候究竟也没听父亲提起过，如今父亲已经作古，到哪里问去？

黛玉在画轴后轻叹口气：“谢王爷恩典。只是不知我外祖母家，二位舅父及各位表兄弟俱犯何错，乃至今日抄家之祸？亦不知可有法相救？”说完，自己也觉问得唐突，怎可当王爷面提起这事，如今事已至此，又有何法？但想起方才宝玉形容凄惨，黛玉又心急如焚。

北静王停了片刻方道：“此事今日亦不必多讲，我刚回京，还不清楚皇旨内情，贾家事发至此，恐怕无可挽回。你且找个地方住下，以后自会明白。你乃林家之后，无关贾家，请就此离开吧。”说完，他转头往后看了一下，一人急忙趋步过来。北静王便附耳低声向他说了些什么，那人就招手让紫鹃过去，又附耳向紫鹃说了些什么，紫鹃轻点了下头。

黛玉却不理这些，仍然站立着，鼓足勇气道：“王爷既然这么说，那薛家姨妈亦不是这贾家的人，不知可否一同放出？”她觉得多一个人能获自由也好。

北静王笑出声道：“好，好，谁说你……”他没说下去，却转过语调道，“你竟是忠义之人。虽说也许要盘查薛家的财产，但你说得不错，无关贾家之罪，还有薛家人等。”转身又看手下另外一人，那人道：“我去告知那边。”说完就疾步而出。

紫鹃过去和黛玉耳语几句，黛玉就把眉头皱了起来，想了一下又轻展开来。

北静王轻声道：“此刻你可以离开了。”

紫鹃拽了下黛玉衣袖，黛玉道：“谢王爷，可否让民女和薛家姨妈一同出去？民女没有自己单独出过门，还请王爷海涵。”

北静王想了一下道：“你自行决定好了，只是离开此地要越快越好，外面的车一定要坐对了，到处乱得很。贾家的人可能会尽数收监入狱，这些来抄家的人有些我一时也难以控制。”

黛玉听得惊心，但还是礼貌答道：“多谢王爷恩典，还求王爷尽量周全。”

一时间，大家都静静站着。有人请北静王上坐，但他似乎在想着什么，一直没有动，谁也不敢再多说话，屏住呼吸候着。这时有人在外压低声音传话过来，似要王爷出去主事。

黛玉知道此时不说，以后就再无机会了，只想有一线希望，也要救助宝玉。她盈盈跪下，将画轴放于身旁，头伏于地道：“王爷敬请移步上前，听民女一诉：二表兄贾宝玉，患痴呆之症已有三月之久。若此番遭受困苦，必有不测，这关系人命，请王爷裁决。不只如此，二表兄他本人从未涉足家事，更无论国事世事，王爷洞察……”

北静王脸色微变，目光深邃，还未说话，一人在旁边轻声道：“不可如此讲，此时贾家，别说主子，就是奴才，一个也放不得的，请不要让王爷为难。”

黛玉听了，不禁伏地而泣。

北静王轻叹口气，面呈不忍之色，张口似要说些什么，终究没有出口，只示意紫鹃扶起黛玉，挥手让众人都离开这里。黛玉心如乱麻，站起来背过身去，艰难地忍住泪水。

外面传来报喏声，言道薛姨妈和薛家几个丫头仆妇在门口等候。紫鹃连忙搀着黛玉，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但黛玉还想再说些什么，紫鹃怕夜长梦多，轻拽着黛玉向门边去。

看着她们离开后，北静王方慢慢转身，那个锦衣人早领引黛玉她们坐上了大车。

二、玉舍

坐在大车里，薛姨妈还说不出一句话，似乎人被吓傻了一般。大车辘辘驶出贾府三重仪门，一路无人阻挡。只听得到处乱哄哄的，尖叫声、咒骂声，还有鞭子的抽打声，令人毛骨悚然，先前的富贵温柔之乡转眼变成了人间炼狱。

待大车驶上大街，黛玉和大家都松了口气，终于离开了这个地方，可是前方的目的地在哪里，众人一无所知。大车内，黛玉出神地看着车帘忽闪而动，两弯细眉似蹙非蹙，朱唇轻启，却只叹了口气。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番前往，不知性命是否可保，然而却时刻挂心着那薄情寡义的人。也不知他是真傻还是假傻，自己一条命，陷在这里多年，如今只有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包裹，还没有来时带的东西多，人到死的时候方知两手空空，不知为什么还要这样百般地你争我夺。

此生，只有再回归故里——到父母生了自己的南方去。

忽听薛姨妈道：“我听得那王爷的决议是明断的，应该是位讲理的青天。”

紫鹃道：“姨太太的话实在不错，至少王爷是个赏罚严明的人，今日可不是看见了吗？只是不知他是哪个王爷，以后咱们烧香拜佛的时候也拜拜他吧。”

黛玉看他官服知道他是个王爷，究竟和自己的父亲有多大交情也不知道。他这样年轻，位高权重，但并不骄奢傲慢，反而谦恭和善。他应该是和舅父他们相识的，不知能不能解救舅父和宝玉——可这是奉皇上圣旨查

抄,恐怕无法违背。而宝钗已然嫁入贾家,不再算是薛家的人了,只怕也难解救。

忽听薛姨妈嘤嘤哭泣起来,黛玉便拉住她的手。薛姨妈道:“好孩子,咱们娘儿们平日在一起,究竟有着份情意,今日逃出来,多亏你的福。只是你宝姐姐这辈子,眼看就完了。还有我那作死的儿,现在还在大狱里,原希望你二舅他们能帮忙,现在看他们自己也难活命,都不能够了。就是我自己,活着还能做什么,准定也没几年活头了!”

宝钗的哥哥薛蟠因一年前杀了人,关入死牢只等秋后问斩。

黛玉道:“姨妈不要难过,凡事皆有变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转机。姨妈且不要想这些,只想咱们现在吧。”

薛姨妈道:“我的儿,你说得不错,就说眼前,咱们娘儿们到哪里去?”

紫鹃也道:“这大车是那位王爷吩咐置办的,究竟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王爷那个手下的人说,先把我们送出这是非之地,这阵子咱们还得住在京城里,再找机会回南边家去。”

薛姨妈道:“我家在城北地界还有几个当铺,不知现在是不是也让人查了去。不过有几个掌柜和伙计,平日还算忠诚可靠,等明天,我去看看。”

大车里这七八个逃出来的主子奴才,都叹口气不作声了。听得马车夫吆喝着,车子拐了几个弯儿,不一会儿,就渐渐停下来。紫鹃把车帘子拨了个缝往外一瞧,吓得转脸叫了声“姑娘!”

黛玉道:“怎么样,那些人还在不在?”

紫鹃道:“还在,人又多了些,那些人都站在一个院门前等着,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

黛玉听了,不由一阵晕眩,心想自己还是不能逃出别人的手心。也许是刚离开那炼狱,又进了虎狼窝,也许这只是个圈套……

这个王爷到底是谁?他若是父亲旧知,何必如此兴师动众?这一群老弱妇女还能跑到哪里去?想归想,车帘子已经打开,那锦衣人站在车下道:“姑娘请下车。”黛玉和薛姨妈下了车,那锦衣人就领着她们往院里走,边走边轻声对黛玉说:“这里名叫玉舍,是咱们王爷亲自选的一个安全所在,姑娘千万不要多虑,请先住下,再作打算。”黛玉看到事已至此,也无处可去,便一步步走进来。

这间小院有十来间屋子，前堂明亮与一般人家无二，只是房屋狭长深廓，显得庭院深深。二道门要转过一个长长的垂花门，后院有五六间正屋偏房，院子四合着高高的女儿墙，花木葱茏有致。

当下黛玉、紫鹃和薛姨妈就住在正屋的两间大房，其余人也都暂时安排着在偏房住下。天色已晚，有人送来饭食器具，大家吃了，一夜无话。黛玉这是头一遭住在外面，想到今日的惊险可怕，又不知明天将会如何，更不知宝玉现在何处，想到他性命攸关之时，自己却不能救他，一夜辗转反侧，竟不能寐，咳嗽也渐次厉害了起来。

次日清晨，薛姨妈便和黛玉商量道：“要救人还要用钱，昨日在府里我就听凤丫头说，这次皇上是动了真气，不然哪能是两府一起端呢？怎么也要顾及刚薨了的元妃娘娘啊，还有咱们的探丫头，不也是位王妃吗？南安王太妃还认了她做干女儿，她也是为了朝廷才嫁到海那边的蛮荒岛子上，却再也见不到人。算来算去，都不中用了。如今还是我到城北家里的当铺去看一下，筹些银两来，即使救不出人来，也能让他们少受些苦。姑娘说是不是？只是让姑娘先在这里等着，会不会孤单？”

黛玉道：“姨妈自去，不必挂念于我。若铺子还在，有多余的银两还请筹借些许盘缠，等我回南以后再作偿还。”

薛姨妈道：“我的儿，你说这话就折杀老身了，我这条老命还不是你救的？莫说银子，就是拿命来，又怎敌得过？铺子还在的话，我就卖了它们，咱们娘儿们先在一起过着，等你宝姐姐和宝哥哥的事打听明白了，还有我那要命的蟠儿——咱们就一同回南方去。”

黛玉想，这样的话不知何时才能离开这里，不禁苦笑道：“姨妈且去吧，千万当心。”紫鹃在那边若有所思，在薛姨妈身后给黛玉使眼色不让她去。但黛玉已经说完此话，也不好再阻拦她。紫鹃无法，只能眼看着薛姨妈带着自己的丫头婆子借车出门去了。

这里黛玉和紫鹃一起静静地坐着，黛玉道：“紫鹃，事到如今，不知怎的，我觉得还是不妙，这个玉舍，不是咱们住的地方。”

紫鹃道：“姑娘说得是，我也觉得不好呢。所以看到姨太太去了，想让你拦住她，哪怕多个伴儿也好。可是她真的是个倚老卖老的，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自己老早离开这里，一转眼就忘记谁把她救出来了。”

黛玉摇摇头道：“我知道她心里害怕，可是如果真的会死，又何必带上她一起？果真我死了，或许她在外面，会有良心为我收尸。”紫鹃立刻去捂住黛玉的嘴，又生气道：“你要指望她那是不成，不是我说，要不是她过去愚弄过咱们，我也不防备她，为了能巴结成宝二奶奶，他家也做得够了。一样都是亲戚，为什么姑娘被人算计了去？若我们还有姑太太，看老太太听谁的？”黛玉听她说起母亲，不由热泪盈眶。

紫鹃看着又难过起来，连忙岔开话头道：“刚才我出去问过这里的一个侍卫，他们不肯告诉这个王爷究竟是谁。这玉舍周围都埋伏了黄衣侍卫，这里是在城的哪边也不清楚，所以要逃也难。”

黛玉暗自思忖，一时气结，嗓子痒得利害，不禁剧烈咳嗽起来。

只听得有人在门外，声音里带着焦虑道：“林姑娘病的吗？”

黛玉和紫鹃一下子站起身来。北静王水溶在门口略一等待，紫鹃连忙过去开门并行礼，他便一步跨进门，眼睛直往黛玉望来，黛玉低头下跪，水溶连忙过来虚扶了一下。紫鹃便过去扶起黛玉来，黛玉咳嗽不止，不知是因为咳嗽还是害羞，脸都涨得通红。

北静王水溶今天只穿了一身平常衣饰，束发银冠，白龙箭袖，攒珠金带。但因为身高且直，形容潇洒，更显得玉树临风。水溶关切道：“林姑娘的病一直都没有好过吗？还是咳嗽得这样厉害。”说罢就拍手叫人来，又低声耳语几句，那人匆匆而去。紫鹃自把椅子摆好，请王爷坐下。

水溶道：“我知道姑娘心里一定犯疑，是我不让他们乱说，如今也顾不得了。贾家宁荣二府遭难，先前已有征兆，前一阵子我去了西省的兵部大营，竟不知此事这么快就来了，如我在京城，谅他们也不敢这么着，如今已是覆水难收。”水溶想了一下，又低声道，“你一直也没成了贾家的人，此也算幸事。”

最后这话把黛玉说得呆住了，不知道自己和宝玉有情分的事情是怎么传出去的，连这位王爷也这么说。没成了贾家的人，变成了幸事。先前只觉得若不能和宝玉在一起，便是天下最可怜、最可悲的人，只过了一个月，事情便全反过来了，这世界可真算是瞬息变幻无常，福祸难料。

其实如果能和宝玉在一起，便是坐牢杀头又如何呢？

这位王爷说话可谓爽直，他是谁？和贾家有什么渊源呢？连自己和宝

玉的事情也知道。难道自己不只是惊动了宫里的元妃娘娘，还让王家贵胄窥视了？

只听北静王又道：“贾府老少两代都与我相交甚好。你二舅父贾存周也应该是个谨慎小心的人，就算宁府的下一代人孟浪不堪，也不该殃及荣府的太夫人，有熟知的人告诉我，贾府的主子涉及重利盘剥，我不相信，可是昨天我看到些事实，也确实让人大吃一惊。有好些欠票借据乃是你大舅父贾赦的儿媳所为，还有贾赦的罪名也不小。我一向以为贾家应该是承蒙圣恩，荫庇祖德的富贵人家，不料也会有私通外官、恃势凌弱之举。”

黛玉听他侃侃而谈，那些话都是自己在园子里就曾耳有所闻的。不知道凤姐儿为什么做出这般恶事，曾毁过多少平民人家，若是那样，贾府也该亡绝了。

又听王爷继续说道：“如今他们都被押入大牢去了，贾府也被查抄一空，实在是可惜可叹，以后我会设法相助，但现在无力回澜。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你不在其列，这真的很使我心宽慰。”

黛玉本来要跪下感谢他说相助贾家的话，听了后一句，又愣在那里，正待细想，就见王爷停顿了一下，望了紫鹃一眼。紫鹃自知不该在这里站着，但是又不肯让自己的小姐和一个年轻男人同处一室，究竟难以离开，就转身到五花挖孔的红木隔断外去，一边装作倒茶，一边侧耳细听。

王爷声音有些发颤道：“我早知姑娘大名，你们在贾家大观园里，虽说是侯门千金，但因为姑娘诗作才情已传遍京城，甚至连当今圣上也知道你的文笔绝妙，如不是女儿，必可登堂入殿，成为宏业栋梁。怎奈……如今我救你出来，也算了我一桩心愿，今生见了姑娘一面之后，我水溶——就算死也瞑目了。”

黛玉听罢，如同五雷轰顶，霎时间站立不住，便扶住炕沿坐下。原来如此，怪不得他如此殷勤不顾礼节，却因为这个。一时咳嗽个不停。

水溶等黛玉咳嗽声渐停，才道：“我见姑娘，如见知己，姑娘容貌不是我所追求，我乃仰慕姑娘品行才华，如今看到你本人，更觉得潇湘妃子，此号并不虚妄。”

黛玉攥紧拳头，心颤如丝，她语气坚定道：“王爷到底是谁？说这话，莫非要民女死在你眼前？”